

徐大隆  
◎ 著

# 腾 松 里 德 唱



張賢亮  
題



茫茫沙海中，如火如荼的备战、血浓于水的友情、纯洁动人的初恋如海市蜃楼，似真似幻，令人慨叹。

著名作家 张贤亮

社会学家 邓伟志

文学批评家 陈思和

鼎力推荐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1487403

淮陰師範學院  
圖書館藏書章

# 騰松里德唱



淮明師院圖書館 1487403

◎ 著



黃河出版傳媒集團  
陽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腾格里绝唱 / 徐大隆著. — 银川 : 阳光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525-0131-5

I. ①腾…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7008号

腾格里绝唱

徐大隆 著

责任编辑 戎爱军 王晓菊

封面设计 Kingboy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光出版社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mailto: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4999

开本 720mm×980mm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50千

版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25-0131-5/I·236

定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陈思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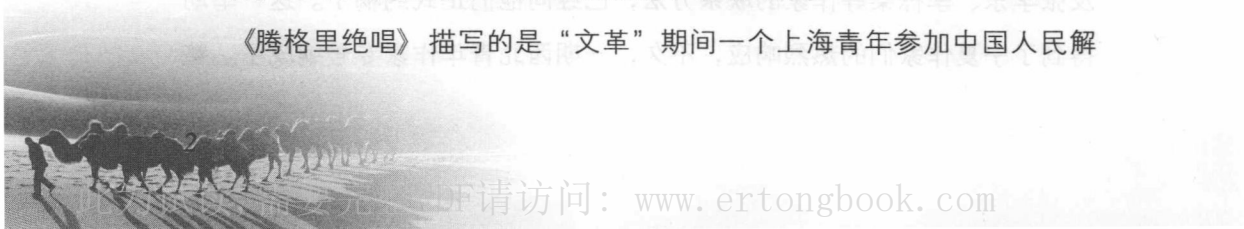
徐大隆是我在主编《上海文学》时期的同事，后来成了好朋友。大隆为人憨厚，乍一看去并不很引人注目，但在我三年主编期间，他是我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也是我决心进行版面改革，倡导西部文学和边远地区文学的最重要的志同道合者。说句实话，我对弥漫都市上海的所谓怀旧、小知、流行以及应景的文学作品一直是有看法的，也许我的审美倾向有片面性，我不喜欢过于纤细、矫情、造作的文字，为此我希望《上海文学》杂志能够跳出上海都市的氛围，提倡来自大西北的硬朗、大气、雄健之风。所谓“海派”文化，本来就不是产自小弄堂的作坊文化，而是八方来风、有容乃大的大气象。《上海文学》要成为引领风气的海派刊物，就应该跳出自身的局限。我知道这样做会遇到一些阻力和误解，也会得罪一些朋友。但是既然责任在肩，我也只能在摸索中努力向前。

就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大隆向我伸出了有力的手。有一天他主动告诉我，他从网上找到了宁夏“三棵树”：石舒清、陈继明和李金瓯，以及张学东、季栋梁等作家的联系方式，已经向他们正式约稿了。这一举动得到了宁夏作家们的热烈响应，不久，一期西北青年作家专号编成了。整

个版面焕然一新，一股刚健的文风徐徐吹来。接着大隆与诗人高凯一起策划了“甘肃小说八骏”上海行的活动，推动西北作家轰轰烈烈地走向全国文学舞台。雪漠、王新军、叶舟、张存学等八位小说家出现在上海读者中间，《上海文学》适时推出了甘肃作家的专号。再接着他又与作家董立勃、红柯、刘亮程联系，搭建起新疆与上海之间的文学桥梁……国际大都市的上海的文学视野伸向了大西北，把中国当下最有生命力的文学推荐到中外文化交流冲撞之地，在中国当下文学激荡蜕变之中也升华西部文学的品质。很可惜，三年后我离开了《上海文学》编辑部，这些努力并没有达到它本来可能达到的目标。但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徐大隆以极大的工作热情投入这场刊物改革的实验，不仅显示出一位优秀编辑的素质和能力，也加深了他与西北作家们的友情，激活了他自己身上的文学生命力。

我与大隆两次结伴西北行，一次去宁夏，一次去甘肃，都亲眼看到他与西北作家之间的深厚情谊，也看到他一踏上西北高原土地所焕发出的不同寻常的精神面貌。他一路上举杯豪饮，引吭高歌，意气风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那次他与几位作家朋友去腾格里沙漠，我因为有事急着回上海，没有与之同行。事后听人说起，大隆与同行者大谈他当年在此地当兵的经历，那回西北行真是他的旧地重游之行。我这才明白了，一个上海人为何对大西北有如此深厚的情愫，进而也领悟，正是因为有自己的青春热血洒在了这片西北沙漠之地，他才会如此热情地对待西部的作家与文学，而我的编辑构想正好激活了他生命深处的西北情结，为他提供了一个宽阔的工作平台。我们相得益彰。后来我读《腾格里绝唱》的原稿，读到主人公兔子与朋友们重返腾格里沙漠，幻想与曾经相识的姑娘见面的一段描写，我马上想到了当时的宁夏之行。也许正是那一次西北之行激发了大隆书写青春岁月的愿望，开始了他的长篇小说的创作。

《腾格里绝唱》描写的是“文革”期间一个上海青年参加中国人民解



放军，在西北边疆锻炼成长的经历。时间应该是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因为故事的背景是珍宝岛事件，是发生在1969年初，以后引起了连续几年间的军事战备，也是林彪集团利用战备自我扩张、激化与毛泽东的冲突、直至毁灭的时期。因此小说里描写那场虚张声势的大备战：主人公所在部队穿越大沙漠、生死攸关的大演习，其真正动机却是相当可疑的。小说为这场演习渲染了一个很强烈的战争气氛，仿佛战争一触即发，许多指战员都作了生死抉择。但是最后风平浪静，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然作为主人公兔子以及他的战友们在当时环境下是不可能了解到高层政治斗争的内幕，也不可能对此作出反思。但如果作家在四十年以后的今天重新来思考和再现这段历史，能够把当时正在发生的背景稍稍带上一笔的话，对于今天读者了解当时的时代特征和历史真实，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可以举一个例子，小说写到主人公兔子的父亲是一个“走资派”，也就是“文革”中受到排挤和打击的国家干部，兔子在部队里两次被外调都涉及到家庭出身问题，成长经历上多少受到一点影响。但这影响又似乎不是很大，都能够逢凶化吉。第一次外调使他丢失了演样板戏的机会，并且被调到基层部队当普通士兵，结果反而成就了他的成长；第二次外调非但没有影响他入党，连队组织甚至还把有诬陷嫌疑的外调材料主动出示给他看，这种明显违反组织纪律的举动，连长指导员好像都满不在乎。我们综合起来考察，不难看到当时政治斗争的一些蛛丝马迹：一方面是林彪集团的军方势力与“走资派”势力之间较量在激化，同时又可以感受到，当时两种力量势均力敌，部队里也有同情“走资派”的力量。这就是中共九大召开前后的政治背景。

小说虽然写了兔子的成长经历，但这不是一本单纯的成长小说，主人公具体成长的心路历程并没有很好地凸显出来，写得较为成功的倒是展示了另外一些农民出身的战士的命运。解放军部队战士的主要成分仍然是来

自农民，他们身上既带有农民兄弟的吃苦耐劳和淳朴天真的特性，也不可避免地含有农民在长期的贫苦生活和极端的繁重劳动之下产生的精神扭曲的消极面，如传宗接代思想、入党做官思想、小农经济思想等等，小说里作者在赞美和同情人民战士的同时，也展开了对他们身上的消极因素的揭示，以及与这些因素相关的悲剧性命运。如驭手班的黑老会，因为农民思想的作怪，当新兵开小差回去一日，以后回到部队三年的艰苦努力工作，还是无法消除影响，他越是盼望早日立功入党来证明自己（目的还是让老婆随军脱离农村苦海），结果还是离目标越来越远，最终他信服了命运安排，回到农村，以丰富的民间文化知识来开创事业，反而成就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炮兵连长张登全原来是一位战斗英雄，有着辉煌前程，但因为不能生育，为了传宗接代而做了荒唐事情，被降为连长，最后死在一次事故当中。刘班副眷念家庭，好贪小便宜，把部队的急救包往家里寄，为了在未谋面的女朋友面前显摆，想拍一张火车为背景的照片，结果丧了性命。这些人物的命运被娓娓道来，让读者品尝着一种复杂的思想滋味，既会同情他们的悲剧性命运甚至为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扼腕痛惜，同时也时时提醒我们，要警惕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如何侵蚀了人的精神状态，使他们在革命的严酷环境下被无情淘汰。当然我们还可以深入反思昨日发生的事情，但是中国传统的农民意识带来的落后的生活观念，即使在宣扬传统文化甚嚣尘上的今天，也是值得我们青年人警惕的。

大隆对自己的青春岁月充满了怀恋情绪，他对于这一段部队生活的追述里也充满了美好的艺术想象。这是《腾格里绝唱》的叙事特点。一方面它再现了“文革”时代恶劣环境下一段富有人情味的军旅生涯，另一方面作者用文学的笔调写出了青年人心目中对生活和事业的热爱。比如，关于沙漠的描写，以前较多的是渲染其荒凉，但是在大隆的笔下，却是生机盎然。他这样描写沙漠里的一缕尘烟：



戈壁的夏天，每一粒沙子都是和沙枣花的香味一样热烈的。热烈的当然还有连成片的红柳，一簇一簇的骆驼刺，千姿百态的胡杨，当然还有那些啪嗒翅膀能发出响声的蝴蝶，钻出洞口正站立四处眺望的沙鼠。沙子的烫，让小蜥蜴前后左右四爪交换着抬起避热，五步蛇早已顾不得觅食潜入沙砾地下。如果是在太阳刚升起来不久的上午，在太阳蒸发出的一丝一丝的尘烟里，在薄纱一样美轮美奂的空气里，远远看去，它们全是会扭来扭去来回飘动着的，有着海市蜃楼一样的奇幻。

这段描写，不仅仅是因为作者曾经在那里生活过，实地考察过沙漠的奇幻景象，而是出于作者在追怀当年沙漠生活时所持的一种美好的心境和想象的魅力，首先是有过真诚的爱，才会有由衷的赞美，才会产生奇幻的想象力。再举一段关于炮兵部队演习的描写：

那天的训练中，三炮手只用了六秒的工夫，挖成了一个座板坑。他最后的一个绝活是把那个“锅盖”举过头顶狠狠砸进坑里，还用力往座板上一跳，将座板严严实实熨贴在坑底。就在三炮手用力踩座板的当口，一炮手迅速地将那根粗大的炮筒底端插进座板凹口，与此同时，二炮手的那副八字腿的炮架已安然箍住炮身。随着班长的口令，一、二炮手快速协调，对标尺刻度、炮架升降进行精确的换算，班长根据目标的变化发出口令，或增或减、偏左偏右的数据，将瞄准镜里的“敌人”牢牢地锁定住。在这瞬间里，四、五炮手早已给炮弹安上引信和底火，并在炮弹尾部的细腰上箍上白色的炸药片，为的是当炮弹进筒下坠，底火碰上撞针时，这炸药片就能增加炮弹的冲击力。……兔子一直默默地盯着那些操炮手们一步一步熟练精确地操练着，看得惊心动魄，目瞪口呆。



这段描写简洁干脆，操炮手们一个一个动作都被清晰分解出来，这是一个群体的协作行为，总共不会超过一两分钟，而且涉及到五位炮手和一个班长的群体动作。这段描写非常有层次感，最后又通过旁观者兔子的心理和表情，把前面一系列的动作综合地提升，传达出文字的力量，让我们不在场的读者如身临其境，历历在目。很难说这是出自大隆的文字技巧的娴熟，我觉得更多的因素是他对于这段生活烂熟于心，充满感情，如写三炮手的“最后一个绝活”，写一、二炮手间的默契合作，寥寥几笔就将深深的情愫一起带出来了。这才是文字的魅力所在。

除此以外，富有感情的笔调还时时逸出军旅叙事，旁枝蔓叶地扯出许多动物的故事。大隆基本上是用写实的笔调来回忆青春故事，但是不知为什么一旦写到了动物世界的故事，他的童心就跃然纸上，甚至离开了严肃的叙事风格，换用拟人的童话叙述来描写，如关于母狼吃猪的故事，蛇与蛤蟆的故事，不仅形象生动，童趣横生，更主要的是委婉表达了大隆内心世界的一些难以表述的感情。如他对于生命的珍惜遍及虫豸，不仅对沙漠里的各种生命有美好的描绘，甚至对于残害性命的狼与蛇，也是抱着同情的心理。至于那匹弩马二毛的传奇故事，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小插曲，而是小说整体叙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以荒诞的形式推动着人物命运的发展。

大隆这部小说内涵丰富，有不少细节值得我们细细欣赏。不足的地方是有些局部还可以进一步推敲，如兔子关于上海生活部分的回忆（阿庆、珍珍、老犹太人等故事），还显得有些生硬，没有融入兔子成长经历的整体叙事架构。碍于篇幅我就不多写了，大隆告诉我这部小说即将出版，并由著名作家张贤亮题写书名。为此，我非常乐意向读者推荐，也希望大隆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创作出更多好作品。

2012年2月3日

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尼泊里斯旅店





# 目录

CONTENTS

序 / 陈思和 001

上篇 /001

下篇 /099

尾声 /211

后记 /217

## 上 篇

### —

旷野里突然传来了一阵马的嘶鸣。它们跳跃过了一望无际的戈壁，穿过了沙枣花的枝叶与细碎花瓣，又绕过了火焰般恣意张扬的红柳，在太阳下悠扬地回荡着，钻进了兔子的耳朵里。

兔子“蹭”的一下把背包扔到了沙地上，手搭凉棚朝声音望去，远处耀眼的阳光下，滚滚的尘烟处，一团黑影时隐时现。

朦胧中，黑影渐渐拉长变得清晰起来，原来是一驾马车从滚滚尘烟里驰来。一、二、三、四，四匹马拉的大架子车上油布紧紧盖着，石鼓般敲打马蹄声在寂静的旷野里显得格外悦耳。兔子仿佛是听见了黄浦江里被马达搅动的水流声，看见了江面上一个一个流转的漩涡。

兔子站到了土路坡顶的制高点中央，他已经看见由远而近的马车辕杆上横坐着的一位老乡了。他来不及细看，抓了军帽就朝马车方向用力舞了起来，并扯开干哑的嗓子喊道：

“喂！——老乡！——请！——停————停——”

酷暑，加上长时间地在戈壁上跋涉滴水未进，兔子已经有些虚脱，他是用尽了力气才喊出这一串半溜不长的声音的。

兔子想那驾辕的把式就是耳背也一定能听到他的叫唤，因为在空旷寂

静的野地上，即使是用平时同样分贝的声音，也会比平时传得更远，何况他现在是把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

果然，在他的喊声过后，那些紧锣密鼓的马蹄声突然变了节奏，就像交响乐《黄河颂》从翻江倒海、暴风骤雨般的气势，转入了缓缓流淌的细声吟唱。蹄声变得越来越舒缓。

兔子看着马车上小山一样堆积在油布下的东西，心窝里突然又敲起鼓来，他犹豫着，他吃不准那马车的主人是否会接纳自己。因为后面的路程还是个未知数，兔子当然明白，有些事情单凭着雄心和热情还是远远不够的。可眼前的马车，哪怕就是顺道带他一段路也行。

兔子正寻思着，只听“喔——喔喔——吁——”的一声叫唤，老乡的马车已经停到了他的面前。

“同志！哪个部队的？”

“对不起，老乡。不，原来你不是老乡，也是当兵的？！”

兔子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了，嚷着就从土坎顶上跑下来。到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看清驾辕的把式，他上穿白衬衣卷着袖子，下着绿军裤挽着裤腿，标准的一位年轻军人。

车把式大概看见兔子也是当兵的，不由亲切起来，所以还没等兔子问，他就自报了家门：“我姓黑，名老会，河南新乡人，一八六团一营一炮连驭手班班长。”

百家姓里还有姓黑的？这个怪怪的很有点意思的名字，很容易就让兔子联想到了旧时上海滩上那些黑社会之类的称呼。比如那个名震上海滩的青帮老大杜月笙，他上小学五年级就知道了。红卫兵抄家时，他和阿庆经过一幢洋房，看见一群红卫兵从洋房里抄出来的西装领带礼帽和文明棍，最让兔子开眼界的是，四个年轻人两人一对拖着两个大大的麻袋，看他们满脸红光顾不得一头汗水，兴高采烈地从麻袋里伸手一抓，竟然是一把票





面五元的纸币。那是兔子感到不可思议的新发现。那么多钱，哪里来？怎么花呢？为什么不放银行？五颜六色的衣裙、西装、礼帽被他们在洋房门口兴高采烈地付之一炬，那根檀木文明棍挑着被火焰吞噬的衣物，发出“滋滋”的声响。可两麻袋钱没有烧，而是被人抬上了一辆黄鱼车，这正验证了那句所谓的“革命也需要本钱的”。

黑老会自报完家门，便一直笑嘻嘻地看着兔子。兔子知道，接下来当然就得是他介绍自己了。他不能光听人家介绍呀，作为对应，或者出于礼貌，他应该说说自己的门第和要求。

现在，兔子从眼前这个老会的嘴里，已经清晰地知道，他要去的连队，正是黑老会所在的那个炮兵连。

兔子一兴奋，刚才还缠绕他的那些干渴和饥饿，这下早跑到九霄云外了。他与老会紧紧握着手，刚要如实地介绍自己，但说出名字后中途又骤然改变了主意。黑老会这个怪怪的名字和他爽快的性格，突然让沉闷了一路的兔子产生出先捉弄他一把的念头。

兔子略一沉思，就编出了这样一套说辞：“我是军区文艺宣传队的兔子，要到银川去交流样板戏。我们一个战友的老家就离这里不远，他老家里有人给部队上写了举报信，举报他当兵前曾经破坏过集体的财产，偷偷打死过几只羊。我这次出来，本来是和领导一起来的，但领导突然有紧急任务先赶回去了。领导回去前特地把任务交给了我，吩咐我回去的路上先去那个战友村子里了解一下情况。”兔子说得简单又滴水不漏，模样一本正经的，让人听了真像是上级派来的参谋到下面视察那般。一边说着，他看着老会憨厚的表情和毫不怀疑的眼神，使劲地憋着一直要往外冒的一股子坏笑。

兔子之所以故弄玄虚，不把自己就是到炮兵连去的情报提前透露给这个黑老会，是他突然想卖个关子或者说打一个埋伏，等到最后老会以为要

分手的时刻再告诉他实情，让他有个出乎意料的感觉，制造出一点舞台上的戏剧效果。以后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有的是让老会搔我的机会。兔子看着马车一侧的阴影想。

老会果然中了他的这一计。

## 二

盖着物资的油布上绑了兔子的行军背包。兔子看着它，觉得从远处看来，它一定是像油布上突然落了一小块云彩的暗影。只是，它在那里一动不动，又让人猜不出来是云彩在天空中随着油布移动，还是油布在随着天空中的云彩移动。马车欢快地上路后，舟车一般在茫茫戈壁滩上前进着，路两边的沙子和植物也都跟着欢快起来，组成一道流动的风景。

兔子与老会并排着，坐在架子车的正副驾座上。当然，与其说是驾座，还不如说是一条在半空中晃动的板凳，因为它连踏脚、扶手的部位都没有，更不要想什么靠垫了。所以兔子一上车，就将后背实实在在地靠在了装得满满的货物堆上。尽管这样紧靠着，车一动起来，他还是像坐在了——一叶扁舟上，屁股似没坐到实处一般飘忽着。左右找不到扶手，兔子有点急了，只好右手侧翻，向后用四个手指钩住扎油布的绳带，左手则一把拽住了老会的裤兜。两条腿呢，没有地方安放，就只有让它们“自由”地坠着了。

兔子的这种姿势看上去显得有点滑稽，但对他来说还算受用。现在不是在舞台上亮相，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不从奔跑的马车上掉下去，摔到沙地上或红柳棵子里，样子难看些算得了什么。

兔子想，难看就难看些吧，反正现在的观众只有一个老会和四匹马。兔子回忆着自己在舞台上的亮相，一个转身一个摆式，眼前就呈现出成百上千个眼睛看着自己，而现在这茫茫戈壁，除了那些沙子、阳光和植



物，有谁还能看到他现在的这副狼狈相。

从写检查开始到现在离开宣传队，兔子一直没敢把自己的详细情况告诉远在上海的父母。

领导果真批准了兔子离开宣传队的请求，兔子首先感到指导员侃布官的大恩可比自己的生身父母了。随后他又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这是必须的，因为工作变动了，驻地也换了，你不说，家里还以为你在兰州，那是多可笑的事情。

但事情的真相，是万万不能讲的，说出来自己的脸面是小事，作为父母那压力就大了，因为在上海的那些左邻右舍都知道兔子在部队唱样板戏，现在不唱了，还去了野战部队揽个大头兵干，那还了得。所以兔子在信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为了革命的需要，他要离开宣传队，到下边连队里去锻炼一番了。他没说明原因，只说下连队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幸好，部队去上海搞外调的事情都是严格保密的，他的父亲和母亲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兔子一直不敢想象，他的母亲，那个素来要强而又谨小慎微的上海女人，一旦知道自己的儿子涉嫌蔑视革命样板戏被部队派人去搞了外调，现在又因为这件事情被迫离开了样板戏的舞台，去了茫茫戈壁的炮兵连，她在同事和熟人面前还怎么抬起头走路。

这不是一个平凡的时代，这是个红色的年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剧烈得你死我活的年代，这样的言论后果，是没有任何一个个人或家庭能够去担当和背负它的。

这件事情的原委兔子同样没有告诉三个姐姐。她们和他一样，同样都在部队上。她们一个在新疆，一个在青海，一个在甘肃，都是在边远地区，但个个都是参军第一一年就被评为了五好战士，每一个都让父母脸上有光。

兔子本来也是父母和姐姐们脸上的容光。一到部队就被挑中唱样板戏，在舞台上饰演革命英雄的角色，这本身就是一条铺满金色阳光的大道，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是无上的光荣。但是现在，仅仅因为他安慰一个所谓的老乡的一句话，他就由无上的荣光变成了他们脸上抹不干净的一块黑斑。

还有那些无限羡慕他的已经到黑龙江、内蒙古、云南、贵州等地插队做了知青的同学。他更不知道该找个什么样的理由，去让他们相信他是主动离开那个耀眼的样板戏舞台的。他们站在上海火车站的月台上，争相大喊大叫地嚷着、拥抱着，挥手致意送别他时同学羡慕的眼神，他胸前的那朵大红花一起，火苗似的在他们的眼睛里跳动闪烁着。

能告诉他们自己是无辜的？是被小人坑害的？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怎么会去蔑视革命的样板戏？兔子相信，只要给他们说了实话，他的那些同学的眼睛和心灵也会跟东北原野上的大雪一样洁白雪亮的！

兔子只顾着在脑子里胡思乱想，手忙脚乱地紧张着，他并不知道，这一刻，马车的速度比先前已经减了一半，驭手老会一定考虑到他坐马车颠簸的承受能力。兔子现在还不知道，这个老会外相虽然长得粗，实际上却是个特别细心的人。老会从他白净的脸上和他上车后一连串慌张的动作里，早就找到了一个答案——他一定没坐过这种用四匹马拉着奔驰的大板车。

吱咕吱咕作响的胶皮轮子慢慢地向前跑了一段路程，兔子因有了两手的把握，晃动的身子才渐渐放松适应了，眼睛已能腾出空闲来正视前方。但他一抬起头来，又紧张得僵直了身子：跃入他眼帘的，居然是那匹辕马扭动的大屁股。他长了这么大，这么和马近距离地接触还是头一回。他的身体和马挨得这么近，好像，随时都有被马蹄炮倒的可能。

兔子本能地一紧张，身体不由得又向老会靠了靠。靠着老会，他才发



现老会身子软软的，就跟他在舞台上挥着马鞭唱样板戏时一样的自然、放松。老会扭脸看了他一眼，说：“放宽心，手抓稳，没问题的。”

没想到老会话音刚落，大屁股的辕马尾巴突然翻起来，飘逸的那束“芦花”中就爆出了一串屁响。兔子原本就有些打不住，现在再遭遇这么一阵臊味的刺激，头忽然就大了起来。他只好尽量息气闭眼，等着那些浊气拂面而过。等他睁开眼，连连吐着气，扭过头去想看看老会的反应时，却看见老会神态安然悠闲，仿佛刚刚拂面过去的并不是马屁的臊味，而是一缕清凉甘甜的微风。

一点屁骚味就惊成这样。兔子看着老会一点也不在乎的样子，暗暗地觉得自己有点失态。自己是坐在人家马车上的一个客人，客人面对着人家的马屁，是不是应该表现得比主人更有风度一些，权当在热风里闻到的一阵沙枣花的幽香，或者是上海大街小巷飘溢的那股油炸臭豆腐的香味。

兔子原本就是个要面子的人，现在他的心里想是这么想，但面对着扭动有力的马屁股和接下去随时都可能再爆出来的那股浓烈的臊味，他还是感到有些头昏喘不过气来。假如不是干粮和水都没有了，戈壁的荒滩和酷热的天气都在无声地威慑着他，他是死活也要从这马车上跳下去的。兔子忐忑地盯着辕马的大屁股想。

离开宣传队前的那天晚上，班长大孟和班副老包陪着他最后一次散步时，他们就说他太要面子了。

老包说检查通不过你就再写，一个月通不过你就写两个月，总会有熬过去的那一天，你干吗要傻到自己提出来下连队，还要下到连鸟都不拉屎的戈壁滩上去当炮兵。炮兵和炮灰，可是就差着一个字。你是不是听指导员讲戈壁滩听多了？要是我，写三个月三年的检查我也不会走，就是要留在宣传队里，和章红兵那个孬种斗争到底，斗到黄河水干。留在这里写检查，有朝一日你可能还会站到舞台上去。但离开这里，你就再也没有上舞